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
第十五回 義和團大鬧北京城 呆霸王夜走長新店

卻說薛蟠見寶玉要出外去看，也就搶著出去，寶玉見他去時，便縮住了腳。這個明明是嫌他樣裝扮，恥與伍的意思。歇了一會，只見薛蟠帶著焙茗進來，後頭還著一個人，挑了一西瓜，放下便走。寶玉便問：「為甚吵鬧？」焙茗道：「前兩天爺說畏吃西瓜，小的到外面找，誰知四面張羅的，沒找出一個來。剛才門口外面，來了兩大車子，小的要和他買兩箇，他不肯也罷了，倒說這是什麼中堂買定的，你是個什麼小子，敢來強買？」寶玉道：「是人家買定了的東西，不問是中堂不中堂，也不能向人家硬買。這是你的不是。」焙茗道：「我又不知他是買定了的，所以才問他一聲。既是買定了的，不賣也就罷了，何苦拿中堂來嚇殺人。他既是那麼凶，為什麼薛大爺出去了，他連錢也不敢要，還代帶送了進來呢？」薛蟠道：「這個本來是那位中堂買來送給使館的，所以那些押送的人不敢賣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怎麼又買了來？」薛蟠道：「凡是我當大師兄的，說一聲要這樣東西，誰敢不送了來，還要化錢麼！莫說是中堂的，就讓是皇帝的，說要也要得來！」寶玉道：「才說攻打使館的是一位中堂，此刻又說送西瓜給使館的也是一位中堂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薛蟠道：「你那裡懂得，何嘗是要送他，不過借此要藥死他們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奇怪，這西瓜那裡藥得死人？」薛蟠道：「西瓜是藥不死人，下了毒藥進去，自然要藥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送他西瓜，自然是送整個的，毒藥怎麼下得進去？」薛蟠道：「用了法術，自然下進去了。」寶玉歎一口氣道：「你為甚執迷到這步田地？我也沒工夫各你談了，你請便罷。」薛蟠道：「咱們不談這個，請你把如何到這裡的話，和我談談如何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只看見你那個裝扮，就不耐煩。」薛蟠道：「你不耐煩，我就脫了下來。」說著，便把頭巾去了，坎肩兒也脫了，帶子也解了，一面說道：「你看不得這個樣子，可知道這個樣子，帶子也解了，一面說道：「你看不得這個樣子，可知道這個樣子，此刻鬧得狠呢！走到外頭去，誰不讓咱們三分。王爺、中堂，不過行一個平禮。其餘的尚侍、京堂，在路上遇見我們，還要下車、下馬呢。我就狠不懂你的氣。在上海時，見了洋貨也要恨，此刻我們和毛子作對，你又說不好。難道我們把毛子打乾淨了，沒了洋貨，還不償了你的心願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何以就糊塗到這樣！我恨洋貨，不過是恨他做了那沒用的東西來，換我們有用的錢！也恨我們中國人，何以不肯上心，自己等著做？至於洋人，我又何必恨他呢？據我看來，他們那一班人，是有所激而成，你又何苦去入伙。你須知什麼剪紙為馬，撒豆成兵，都是那不相干的小說附會出來的話，那裡有這等事！這些話只好騙婦人女子，誰想你這麼個人，也會相信起來。你想想看，從古英雄豪傑創立事業，那裡有仗什麼邪術的？……」薛蟠不等說完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虧你還是讀書人，連一部《封神榜》也不曾看過。難道姜太公輔佐武王打平天下，不是仗著諸天菩薩的法力麼？」說的寶玉「撲嗤」的一聲笑了出來，又嘆道：「罷、罷！你去干你罷！我也勸得沒有話好和你再說了。還有一句正經話問你：你的那一筆款，我來的時候，本要和你匯了來，聽吳人伯惠說有兩家匯划莊，因為北邊信息不好，已經停了匯兌；有兩家不曾停的，又不知靠不住，所以沒有匯來。伯惠說過，倘使這裡平靜無事，等用時，只要一封信去，他可以為設法。你看怎麼？」薛蟠道：「我此刻也不要，沒有匯來也罷，不然你就拿去用了，也不要緊。」寶玉正要答話時，忽聽得門外一片聲喧嚷。一路進來，比方才那個賣西瓜的嚷得利害。寶玉正在吃驚，早見外面擁進了一群人，一般的都是紅巾紅帶，手執單刀。當先一個穿著「孫悟空」圓補坎肩兒的，正是王威兒。一見了薛蟠，就嚷道：「叫我好找，那一處沒有搜到，你卻在這裡。快去，快去！壇上有事呢。」說著拉了就走。薛蟠也不及和寶玉作別，只撈了卸下的巾、帶、坎肩兒，被眾人擁著，一哄的去了。

這裡寶玉只是點頭歎。息來寶玉從上海動身時，上海早就風聲鶴唳。伯惠屢次勸他不要走，奈他急于要看看京師近日光景，亟亟要行，伯惠攔阻不住。他便把薛蟠所存下的粗笨到得天津，風聲愈緊。據客棧人說：「京津火車，日間死怕要停駛了。因此在天津不敢耽擱，趕著進京。投到廣升客棧，此時客棧裡只有出去的人，那裡還有進去的人。本來有投到的，也不招接了。因為寶玉是上海長髮棧招呼了來的，只得接待。住得兩天，客棧的人都跑空了，東家也要關門避難去了，這才搬到會館裡去。」

初搬進去時，還有幾個同寓，不上幾天，也都走個一空。自此之後，夜間每每聽到外面呼嘯之聲，有時房頂上也有人行走。玉本來也想另外搬個地方，或者仍舊出京。過得幾天，有人來說，凡是搬走的，多半在半路上耽擱著，不能前進，又不能退後，更有兩起在半路上遇了歹人殺死的。寶玉就想一動不如一靜，只索在裡住著再說。無奈一個人住了偌大一個會館，未免寂寞，〔算〕計不如去打聽薛蟠住處，把他邀了來同住。雖然他沒有談頭，也還強似影相對。又想偌大一座京師，從何處去找這個人呢？薛蟠雖行，雖然交下了一個住址，此時卻又翻檢不出來。想起他在上海，歡喜販洋貨的，此地的貨舖子，少不得總有和他往來的人家，因叫焙茗挨家去打聽。

焙茗奉命，打聽了許久，那裡打聽出來？這天在前門外走過，看見一家大洋貨舖子，卻是關上大門，靜悄悄的。焙茗暗想：我走過了好幾遍，卻不曾留心這一家。此刻門雖關了，裡面有人也未可知，我何妨去叩門問訊。想罷，便上前叩門，不想恰好來了一伙拳匪，見他叩了洋貨舖門，便說他是個二毛子，不由分說，捉了就走。幸得遇見薛蟠，救了性命。此是前話，表過不提。

卻說自這天之後，那些拳匪，更是毫無忌憚，成群結隊的，在街上橫衝直撞，遇見了衣服穿得窄小點的，就指說是二毛子，嚇得焙茗不敢出門，就是會館長班，也走個一空，只剩得一個姓張的頭子，還在門房裡住著聽差。一到了晚上，那半匪便傳出了那無奇不有的口號。更有那稀奇古怪的號令，也是出人意外的，天天花樣不同。忽然一天傳令不許洗澡，又不許曬景婦女衣服，說是死怕穢氣衝犯了他紅燈照的神法。天天或早或晚總有兩三處火起，望著紅光燈天，著實可怕。然而此時身在重圍之中，只可寧心耐性的等著。喜得那拳匪不來搔擾，也就得過且過，只有焙茗耽驚受怕。

一天，那長班張老頭，到裡面打掃院子，寶玉正在階沿上站著閑看。因看見張老頭須發如銀，順口問道：「老頭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張老頭兒道：「老漢今年八十五歲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好硬朗。」張老頭道：「這兩年不行了，前幾年我上八十歲的時候，一天還可以跑一十來裡地呢。」寶玉又問他近來這兩天外頭的消息。張老頭道：「有什麼消息呢？還不是在那裡瞎鬧！多咱一天外國兵到了，還不是咸豐十年圓明園的局面麼。那時老漢才四十五歲。算起來，足足四十年了。他們太平得不耐煩，又要招兩個洋兵來糟踏地方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咸豐十年，怎麼樣個局面？我雖然書上看了點，總不及你眼見的清楚。何妨談點聽聽呢。」張老頭道：「事情隔了多年，我也有點恍惚了，不過那時候最大的事，是咸豐皇帝往熱河跑了。怪可憐的！就那麼一去，就沒回京裡來了。洋人他打進京，原為的是和皇帝講什麼約章，誰知打了一個空。你說奇怪不奇怪？要叫咱們中國人，打破了人家的京城，皇帝都跑了，現成的金鑾殿，還不往上頭一坐麼？誰知他們外國人，並不想做皇帝，只把圓明園放了一把火，燒個乾淨，就那麼走了。」寶玉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這個消息被義和團聽見了，又說咱們是二毛子，造他的謠言呢。前天我一個朋友從天津跑了回來，說起天津，此刻鬧的兵荒馬亂，大沽炮台失守了，天津城也破了。有一個洋將官帶了多少洋兵，要打進京來，走到楊村，不得前進，還不是咸豐十年的老樣子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倒也明白，又是本京裡的人，為甚不歡歡他們呢？」張老頭兒道：「那裡勸得聽！就是我的孫子、重孫子都在那裡義和團，我還禁壓他不住，何況勸別人呢。他們懂得什麼？便是我老漢，從前也是糊裡糊塗的，裡懂得什麼叫個外國因為郭大人做欽差的時候，我跟郭大人走了一趟英國，又跟著到過法國；回來之後，又跟張大人到過美國，這肚裡才明白了。不然還只當咱們中國是一國，他們外國也是一國罷了。那裡知道有許多國度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怪道你說話很明白，原來是狠見過世面的。」

說話的，又隱隱聽見外面一陣槍聲。寶玉道：「這近來天聽見槍聲，總說是攻使館。這叵叵一個使館，攻了這些時候，還攻打不下，那法力也就可想了。」張老頭兒笑道：「就是這個話呢！他們老說不怕槍炮，那攻打使館，被洋槍打死的，也不知多少。好笑他們自己騙自己，拿著一桿來福槍，對著同伙的打去，果然打不倒，人家就信以為真了。誰知他那槍彈子，是倒放進去的，彈子

打不出來，放的就同空槍一般。旁人被他騙了，倒也罷了，久而久之，他們自己也以果然不怕槍炮了。最可笑的，使館裡被他們攻打，自然也回敬。無奈使館裡面，沒有許多槍彈子，便設法到外頭來買。他們卻拿了毛瑟槍子去賣給洋人，只說他拿了去，也打不死我們的，樂得賺他的錢。你說笨的可憐不可憐！」寶玉道：「既然要同他作對，還要和他交易，也不是個道理。」張老頭兒道：「呸但這個，天天往使館裡供應伙食、煤、水的，不都是這班人麼！」說聲未絕，只見薛蟠慌慌張張的走來，一把拉了寶玉，便到房裡去。

不知為著甚事，且聽下分解。